

一、乱世天诈人更诈也

太平盛世，天地和谐，风多和日多丽，河清海晏，鸡犬安宁，人则多良善，其喜洋洋者矣。

乱世，则阴差阳错，天地失调，邪恶丛生，百年不见之凶灾恶祸自然出人意外接踵出现，社会动荡，人心狂躁，一切陷入无序状态。深受其害的，自然是普天下黎民百姓，因为他们从来都是被帝王将相宰割的。

孔子儒家学说主张“天人合一”，人皆知之。孔子的主张是从良好愿望出发，要促成“天时、地利、人和”，建功立业，人意符合天意，天意更遂人意。所以其境界是最美好的。但反过来说，乱世，亦是“天人合一”，天灾人祸相辅相成。纵观古今中外之历史，概莫能外。

《三国演义》开端便说：

话说天下大势，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。周末七国纷争，并入于秦；及秦灭之后，楚汉纷争，又并入于汉；汉朝自高祖斩白蛇而起义，一统天下。后来光武中兴，传至献帝，遂分为三国，推其致乱之由，殆始于桓、灵二帝。

说的是天下大势之分合，其实，便是“天”与“人”之分合也。分者，乱世；合者，统一。我们中华民族自古以来，最服膺这统一的传统，是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所无法比拟的。然则居安思危，即使在太平盛世，亦应“前事不忘，后事之师”，防患于未然，所以读史是极需要的。《三国演义》这部历史章回小说，虽不一定便是“七分实三分虚”，很可能连五分实也扣不住，但至要处是不违背当时历史实际的。而“演义”则更充满了中华民族的大智慧，读之令人成熟而不浮躁，

令人冷静而不狂热，令人聪慧而不糊涂。所以，我最喜欢也。人生宇宙之许多事理，是隔行而不隔理，倘若真个读懂了演义，能举一反三，而善通变，即吸收而发扬之，推陈出新，则足能伴之一生而成为“智囊”、“咨询库”。是故，余曰，当真识此“演义”之伟大价值。于此并非为“演义”作推销广告，亦非诈戏读者，让您购此四十余篇小文章合起的此本专说诈的拙著。信与不信，还是请阁下定夺。但坦率说，我是相当倾注投入的，虽不敢涉念与演义一并流传下去，但最起码力争为“孤家之言”，力争不被投之毛厕，力争请您在茶余饭后，浴前或等车无聊当儿，看上一、二篇，觉得还能稍许将就消遣心绪。

啰嗦了许多，其意正是诈您。说真话，一点不谦虚，我也学会了一点诈。不然岂不对不起演义。您也会说，你总谈诈，你诈不诈？我当然要诈，也请先生、女士学点诈的本事，但并非时时诈，处处诈。如果您特殊善良正直，那时应是“诈人之心不可有，而防诈之心不可无！”诈，是不可能防的呀！您还不该保护自己吗？社会中毕竟非你一人而已，您安能以为满眼的人等，都似您那般？

是得紧扣本篇小文之题目说的时候了，下面便说。

这第一回，前面说建宁二年四月望日，朝廷温德大殿灵帝方升座，殿角狂风骤起，而现一条大青蛇自那梁上飞下蟠于椅上。忽又大雷大雨，挟以冰雹滚滚，直至半夜，坏崩房屋无其数也。乃天之诈也。四年二月，地震肆虐于洛阳。乃天之诈也。复海水泛滥，居民尽卷入巨浪大海之中。乃天之诈也。此年六月朔日，十余丈黑煞之气，飞涌温德殿中。乃天之诈也。而至秋七月，玉堂虹出，五原山峰，崩烈皆尽，亦乃天之诈也。以上诸天诈，原为老天震怒，故示种种非止一端之大不祥，警示“朝廷日非”，必“以致天下人心思

乱，盗贼蜂起”也已。造物主一天地大自然是异常神秘莫测看似偶然实乃必然。不是李贺有句“天若有情天亦老”吗？毛泽东不是十分喜欢而径直用于《七律·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》吗？确实有时是人多情而天无情、绝情；而有时似乎天无情、绝情，却忽转为多情深情，即便人故诈无情、绝情，也休想扭转大千之运作造化。

天诈说毕，再说人诈。那巨鹿郡张角，本不第秀才，入山采药，遇一老人，授之《太平要术》天书三卷。老人曰：“南华尧仙也”，是张角之杜撰编诈。后张角号为“太平道人”，能“呼风唤雨”是诈；其时疫气流行，张角散施符水，为人治病，复自称“大贤良师”，是诈。遂而诈得徒弟五百余人，云激四方，而未久立三十六方：大方万余人，小方六七千，各位渠帅，称为将军，是诈。更有诈之口号“苍天已死，黄天当立。岁在甲子，天下大吉”。张角举兵，自称“天公将军”，张宝称“地公将军”，张梁称“人公将军”，是诈。并大张旗鼓，煞是名正言顺，庄严隆重申言于众曰：“今汉运将尽，大圣人出。汝等皆宜顺天从正，以乐太平。”是诈。诈来了“四方百姓”，皆“裹黄巾从张角反者四五十万”，贼势呼啦何其浩大，官吏无不望风而逃。诸位，那太平天国洪秀全、闯王李自成亦俱以诈而轰然而起也。蒋介石当年何其不可一世，黑暗腐败之至。毛泽东于井冈山比之与整个神州，仅弹丸之地，但“星星之火，可以燎原”此言一出，便不断扩大发展。国外不是无不感佩曰：“毛泽东一个诗人，赢得了新中国”吗？蒋介石在日本投降后，于重庆诈毛泽东去谈判，满以为毛公不敢前往。偏就不吃你老蒋那一套阴谋诡计，与周公勇赴，揭穿其欲独占抗日胜利果实，昭示天下中国共产党人以诚组织成立联合政府的“天下为公”之襟怀，遂取得了国内外之支持同情理解。

十年动乱，任谁都记得那林彪何其诈也？竟诈得“最亲密战友”，“最信任的副统帅”，表演好大好久的一通招摇“红宝书”之诈，神乎其神，尤推出毛泽东乃“绝对权威”“最最伟大的天才”之诈，后来其谁不知正为林彪他自己诈得“最可靠的接班人”而服务的。

乱世，天诈乎？乱世，人诈乎？天与人共诈，其谁曰不然？即使太平盛世，天诈人亦诈，相较于乱世，不似那般严重泛滥而已，姑且不论之矣。

二、重人事而不语怪神

古今中外，玩世不恭者，恣意逞才如疯者，狂而无恐者，耍小聪明无视规矩者，往往皆因小而失大，甚至终落个可怜可悲的下场。人们虽不乏同情惋叹，但还是引以为戒，这是最紧要的。

孔子不语怪力乱神。孔子最重人事，而轻鬼神。曹公是否遵圣人之教，不敢下此结论，但很有文章可做的。

孔融言于荀攸曰：“吾友祢衡，字正平，其才十倍于我。此人宜在帝左、右，不但可备行人而已，我当荐之天子。”献帝览表以付曹操。召祢衡至。礼毕，曹故意不命坐，观而试之。刚愎自负的祢衡却颇受不了而使气。颇令曹操意外的是祢衡狂到无以复加的程度。第二十三回较前面部分，便是那不可一世的傲慢。张辽在侧，掣剑欲斩之。曹操反倒似很平静，曰：“吾正少一鼓吏，早晚朝贺宴享，可令祢衡充此职。”张辽曰：“此人出言不逊，何不杀之？”曹操却曰：“此人素有虚名，远近所闻。今日杀之，天下必谓我不能容物。彼自以为能，故令为鼓吏以辱之。”次日，曹操于省厅之上大宴宾客，遂有祢衡旧衣击鼓复裸体而又徐徐着裤而骂曹的一通大意外也。孔融恐曹操杀之，复进言。曹操耐住性子指而言道：“令汝往荆州为使，如刘表来降，使用汝作公卿。”祢衡此际而不肯往。曹操算够意思了，遂教备马三匹，令二人扶挟而行，且又教手下文武，整酒于东门外送之。无论真情还是假意，曹操给了他很大的面子。他平生中不说，在前此祢衡却不曾有过的。祢衡至，下马入见。荀彧已先布置众皆端坐不可起身。祢衡又是禁受不了，而放声大哭遂又绝骂三声。众欲杀而被荀彧喝住。

至荆州，见刘表虽微颂其德，而实多讥讽。刘表不得已遣见黄祖。及见之，共醉。又一通许都“大儿孔文举，小儿杨德祖。除此二人，别无人物。”而对黄祖答曰：“汝似庙中之神，虽受祭祀，恨无灵验”云云，结果断送了性命。余就是不能同意毛宗岗所云：“此非黄祖杀之，而刘表杀之；亦非刘表杀之，而曹操杀之也。”简直是一派胡言，怎生还记于曹公账上？分明他自己活厌了。此种材料留之何用？莫非天地之大，就你称衡天下第一等人物？后世竟又有诗为之叹，什么“祢衡珠碎此江头呀！”“惟有无情碧水流”呀！何足道哉？有才有志者，真个办一、二宗大事回来。或在刘表、黄祖处从事一番。却狂得毫无由来，只凭嘴尖舌快，儒家礼义何在？孔融不识货也。曹操尚有意重视起用以试之，大抵还是重人事的。于此不难见曹操难能可贵处。或许有人曰：“祢衡对刘备，不会如对曹操、刘表、黄祖的。”那何不准备条件往自投之，偏先到处乱闹，能算上个精明有大才的人物吗？任性使气，如祢衡者流，是自寻死地，活该！

第二十三回，曹操打、喷、割、截吉平，至令撞阶而死，遂令分其肢体。人皆责曹操凶残至极，我独称其：诈患头风，“召吉平用药”，严以提防。更毫不手软，真英雄，而绝不怜悯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。否则，便不是曹操的本色。对置自己于死地的亡命徒还容得仁慈、宽容？安知董承等人之衣带诏、义状果真实现之后，诛杀了曹操，会出现太平盛世、一统天下？献帝根本不是那块胚子。大汉江山已不复存在，鼎立之势已成，干什么总抱着汉室不放？决不允许再起什么锅灶。识时务者乃俊杰。曹公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乃顺潮流而勇进也。谁个逆此潮流，曹公岂肯容你？吉平者，作乱也。乱者，必及时务除之。

左慈，神妖鬼道，蛊惑人心军心。曹操画影图形，各处捉

拿。不怕你左慈化成三四百个，哄动街市。却令众将，将猪羊血泼之，押送教场，亲自引甲兵五百人围住，尽斩之。曹公，确非常人也，除恶务尽。真神圣而不容邪恶妖氛侵犯。古今小说中英雄，惟此曹公矣。

杨修，字德祖，官任主簿。第七十一回中，有曹操至蔡琰堂中，偶见壁间悬曹娥碑文图轴。其后镌八字：“黄绢幼妇，外孙齏臼，”乃蔡琰之父蔡邕所为。皆不解其中意，独杨修解此隐语为“绝妙好辞。”曹操大惊曰：“正合孤意。”但后来杨修却依旧恃才放旷，不加检点，常似顽皮小儿争强好胜，时出风头。曹操营造花园，视察后取笔在门上书“活”字而去。人皆不解，杨修解之，遂“阔”其门。操不喜杨修独知其意，甚忌之。后又因“一合酥”而杨修擅与众分而食尽，以盒上明书“一人一口酥”答曹操所问。遂使曹操表面嬉笑而愈心恶之。曹操曰：“吾梦中好杀人。”而杀近侍一人，临葬时杨修却指而叹曰：“丞相非在梦中，君乃在梦中耳！”直揭其中要害。更有告曹操“吴质藏大簏”之事，幸曹丕及时大簏装绢。又教曹植“吾奉王命，谁敢阻挡！”而斩门吏。曹操每以军国之事问曹植，俱得对答如流，原皆杨修为其准备十余条也。曹操见了答教十余条，甚为气恼：“匹夫安敢欺我耶！”后曹操正饮鸡汤，见中有鸡肋，遂作夏侯惇行军夜间口号。杨修向夏侯惇强解“鸡肋”，而使寨中诸将收拾行装欲归。操知后大惊而震怒“汝怎敢造言，乱我军心！”立推出斩首。对此“乱”者岂能再容？一步一步俱是杨修自己走出来的，开始还算不涉大局，渐次则愈来愈无法无天，枉自聪明，自作自受。如再不斩之，更待何时？

对神人管辂，曹操始疑而后信。当是管辂持重恭谨。

对神医华佗，曹操绝大误疑之，竟视之“与吉平无异！”曹操如知华佗真正欲诊疗其风涎，该当万分遗憾，因曹操乃非

常重信义者也。

曹操所斩杀者固多，但须明其大要，务不可一味以奸恶视之。于此并非代为辩说，乃本实事求是之原则而观之。

固一世之雄也
而今安在哉

清江先生



攻心難島戰勝
 自覺街帝後羣
 臣忠孝義廉
 即

宋仁宗皇帝御筆



三、胆识兼优者徐公明

第七十六回，毛宗岗首先评道：“徐晃声东击西，此没彼现，只一员正将，两员副将，写来似有千军万马之势，可谓用兵之能者矣。晃之战沔水，与张辽之战合淝，仿佛相类，两人皆有大将才，故关公与之友善。然辽能救公于患难之中，晃独穷公于患难之际，则晃之为人，殆逊于辽云。”

“晃之为人，殆逊于辽云”，实乃一种极不公允之偏见。将关公视为那么重要关键的试金石，未免太不公道，不足以令人信服也。

下面，原本抄录一段文字，诸读者先生、女士重读之：

却说樊城围解，曹仁引众将来见曹操，泣拜请罪。操曰：“此乃天数，非汝等之罪也。”操重赏三军，亲至四冢寨周围阅视，顾谓众将曰：“荆州兵围堑鹿角数重，徐公明深入其中，竟获全功。孤用兵三十余年，未敢长驱径入乱围。公明真胆识兼优者也！”众皆叹服。操班师还于摩陂驻扎。徐晃兵至，操亲出寨迎之，见晃军皆按队伍而行，并无差乱。操大喜曰：“徐将军真有周亚夫之风矣！”遂封徐晃为平南将军，同夏侯尚守襄阳，以遏关公之师。操因荆州未定，就屯兵于摩陂以候消息。

现在回过头看一下吧：

曹操在许都，忽报东吴使者呈上重要书信，说吴兵将偷袭荆州，要求魏兵共同夹攻关公，尤叮嘱“勿泄漏，使云长有备也。”主簿董昭见识高明，献策曰：“仿樊城被围，不如将书信射入樊城，以宽军心。且使关公知道东吴将偷袭荆州。关公必恐荆州有失而速退兵，却令徐晃乘势掩杀，可获成功。”

东吴欲袭占荆州，要魏紧密配合出兵两下夹击，如此突然的联合军事行动，无疑诈得关公措手不及。但魏方却能随机应变，故意泄露，以扰惑关公，使之为保全荆州而速退兵。而进兵荆州之时，派遣徐晃乘机掩杀，此乃更大出关公之意料。曹操仰面大笑连夸其计善哉。

但问题全在于徐晃，因他与关公往昔关系很好，互有恩德。徐晃会不会因念旧情而心软手软放过关公呢？此处一句未写曹操犯寻思。但读者也被蒙人诈谋之中：徐晃到底应如何运作呢？

徐晃正坐帐中，又忽报魏王命令传来：魏王引兵已过洛阳，令徐晃提前急战关公，以解樊城之围。此乃魏王欲先解樊城之围的新战略。

面对偃城关平之屯兵与四冢廖化之屯兵，共前后一十二个寨栅，连络不绝的阵势，徐晃便令副将徐商、吕建假举徐晃旗号，径赴偃城与关平交战，自己却引精兵五百，沿沔水去攻袭偃城背后。这正是徐晃声东击西之诈术。

徐商、吕建大战关平几个回合便败走，关平知道中计，急勒兵回救偃城，正遇徐晃立马在门旗之下，战不几个回合见偃城中火光大起，便不敢恋战，便奔四冢寨而去，而尽起寨中精兵，至第一屯驻扎。眼见魏兵屯于浅山之上，便认为徐晃屯兵不得地利，欲夜里引兵劫寨。当夜，关平引一部兵士直杀入魏寨，却不见一人，知中计受诈而火速撤退，则受左右徐商、吕建两下夹击，大败回营，其实徐晃已占领了四冢寨也。关平支持不住，弃了第一屯，直投四冢寨，而见寨中火光冲天，皆是魏兵旗号。关平只有引退兵奔樊城而走，又被大将徐晃奋力死战而终于夺路而逃向大寨。关公大怒，毫不相信关平廖化所诉说的徐晃夺偃城及曹操自引大将来救樊城，而荆州正被吕蒙所袭云云。正在此时，急传报徐晃大军已至，关公半忧亦半喜，

速令备马，曰：“徐晃与吾有旧，深知其能；若其不退兵，吾定先斩之，以警魏将。”关公提刀上马，奋然而出：“徐公明安在？”魏营门旗大开，只见徐晃跃然出马，欠身有礼而言曰：“自别君侯，倏忽已数载矣，不想君侯须发已苍白如此，忆昔壮年相从，多蒙教诲，感谢不忘。今君侯英风震于华夏，便故人闻之，不胜叹羡！兹幸得一见，深慰渴怀也。”关公见其如此谦恭，便觉得有希望令其退让，遂答曰：“吾与公明交契深厚，非比他人也，今何故数折腾难为我儿邪？”只见徐晃回顾众将一眼，便正义凛然厉声大叫道：“若取得云长首级者，必重赏千金！”关公大吃一惊，曰：“公明何出此言？”徐晃曰：“今日乃国家大事，某不敢以私废公！”言外之意，吾徐公明岂能如你于华容道忘却国家大事，竟以私废公，我乃徐公明也，你不要识错人！言罢，抡挥大斧直取关公，毫不留情，正与华容之关公成大对照，见公明之血气精神确系非凡，正明证曹操识真英雄也已！关公被激得怒火中烧，遂挥青龙偃月刀直迎，煞是激烈，大战八十余合，终因关公右臂先前中毒而未恢复，而关平看得真切，惟恐有失，火急鸣金，关公不得不急拔马回寨。这时樊城曹仁闻曹操救兵已至，遂引军杀出城来，与徐晃会合，两下夹攻，直杀得荆州兵大乱如麻。以后关公不敢奔襄阳，提兵投公安而去，半路得知公安傅士仁已降东吴，顿时怒气冲塞，疮口迸裂，昏绝于地。良久，方被众将救醒。

倘徐晃放过关公，关公一步一步不会有麦城败走，被东吴潘璋部将马忠所获而被孙权所杀。可知徐晃之战绩绝大矣。

读《三国演义》，动辄关公，而不夸赞徐晃，却批评徐晃，吾未见其真以国家为重，而只笑其以私废公，正感情义气为转移者也，其何大事能委而任之？

读此回，知曹操之识用人高于刘备且高于孔明。徐晃之政

治头脑与军事计谋亦高于关羽，务不要将关羽过于神圣化了。
当然历史上的真正的关羽，或许似演义中者，正如历史上真正的曹操，根本不似戏曲中之白脸曹操一样。

四、说诸葛亮骂王朗斩马谲

诸葛亮与关羽在华容道出兵之前，俱立下军令状，前者认为曹操必从那条路上来，后者表示决不放过曹操，前者曰：“云长可在华容小路高山之路，堆积柴草，放起一把火烟，引曹操来。”后者曰：“曹操望见烟，知有埋伏，为何肯来？”前者曰：“……他见烟起，将谓虚张声势必然投这条路来，将军休得容情。”

但后来诸葛亮曰：“此是想曹操昔日之恩，故意放了。但既有军令状在此，不得不按军法。”遂叱武士推出斩之。可是经刘玄德一说：“昔吾三人结义时，誓同生死。今云长虽犯法，不忍违却前盟。望权记过，容将功赎罪。”孔明方才饶之。当然事先孔明已向刘玄德做了说明：“亮夜观乾象，操贼未合身亡。留这人情，教云长做了，亦是美事。”吾觉得大可不必让云长做此“美事”。如不欲杀曹操，则还是用他人为好。只要将曹操放过，或根本不在华容设埋伏。但如此起用关羽，一则表现孔明白让关羽立下军令状，结果军令状便成了孔明与刘玄德二人独知的军事游戏，尤表现孔明之不严肃也，也尤长关羽骄气。关羽从不曾受过严正的针锋相对的批评，自恃自己甚了不起，目空一切，根本不能听取与之协同作战的副将们，这不能不说是多次遭到惨败而最终落到被害下场的原由。

关于马谲，刘备曾对孔明日：“丞相观马谲之才何为？”孔明日：“此人亦当世之英才也。”刘备曰：“不然，朕观此人，言过其实，不可大用。丞相宜深察之。”

以后，马谲请守街亭，孔明谓军中无戏言，马谲则立下军令状。当忽报街亭、柳城尽皆失了，孔明跌足长叹：“大事去矣 此吾之过也！”

但到头来，谡自缚跪于帐前。孔明变色曰：“……街亭是吾根本。……今败军折将，失地陷城，皆汝之过也！若不严正军纪，何以服众？汝今犯法，休得怨吾。汝死之后，汝之家小，吾按月给予禄粮，汝不必挂心。”叱令左右推出斩之。观马谡痛泣而复大哭，孔明复挥手曰：“吾与汝义同兄弟，汝之子即吾子也，不必多嘱。”推出即将斩之，蒋琬大惊高叫：“留人！”入而见孔明曰：“昔楚杀得臣而文公喜。今天下未定，而戮智谋之士，岂不可惜乎？”孔明落涕而答曰：“昔孙武所以能胜于天下者，用法明也，今四方分争，兵戈方始，若复废法，何以讨贼耶？合当斩之。”不大工夫，武士献马谡首级于阶下。孔明大哭而曰：“吾非为马谡而哭。吾想先帝在白帝城临危之时，曾嘱吾曰：‘马谡言过其实，不可大用，今果应此言。乃深恨己之不明，追思先帝之言，因此痛哭耶！’”

蒋琬之言甚是，不应斩马谡。而孔明决斩马谡乃以“用法明”，更言对不起先帝，实际是托词，关键在于马谡没有完成守街亭的重任，但孔明也承认“吾之过也！”又对马谡言曰：“休得怨吾。”孔明当然事后更觉害怕，即马谡失街亭之后，西城是空城时，自己几乎被司马懿攻而杀之。毛宗岗批曰：“西城之役，连孔明亦几乎送在他手中”，所以孔明甚恨甚气也，把个马谡斩掉是错误，全不想往昔马谡多次成功的计谋，应该给他以后立功赎罪的机会，谁敢认定，马谡将来便不中用。而孔明斩马谡先言军法更以先主之嘱诈之，意思是非吾要斩之，而是先主令吾斩之也。至于孔明自作表文，令蒋琬申报后主，请自贬丞相之职，只不过又是诈局，他明知后主再怎么糊涂也不会答应的。果然后主曰：“胜负兵家常事。”但经侍中费祎正义奏过，而后主却能于此事而不糊涂而从之，方诏贬孔明为右将军。

从孔明对关羽与对马谡的对照中，可见孔明之不公平。

费祎带诏到汉中，孔明对其变色，复而怒，亦不必要也，因为费祎恐孔明羞赧，原本善意。孔明自应婉转笑答之。

孔明深知必是费祎这奏方有后主之贬诏，故对费祎使色使怒，而费祎绝非面谀之人，其对孔明而贺曰：“蜀中之民，知丞相初拔四县，深以为喜。”及“近闻丞相得要位，天子甚喜”，皆实话。孔明却过敏地认为是愧赧他，锋芒毕露，毫不让人。

回头再说曹丕安居王位，王朗为御史大夫。后魏主曹叡太和元年，曹真为大都督，王朗为军师，共议退祁山蜀兵之计。孔明举目见魏阵前，中央白髯老者乃司徒王朗，时年七十六岁矣。王朗纵马而出，孔明于车上拱手。王朗在马上欠身答礼，并说了好长一篇劝降的话。最后为：“谅腐草之萤光，怎及天心之皓月？公可倒戈卸甲，以礼来降，不失封侯之位。国安民乐，岂不美哉！”实事求是地看，王朗所说的并不盛气凌人，对孔明可谓看重。君不见在未劝降之前的应酬之语中亦明：“久闻公之大名，今幸一会。公应知天命，识时务，何故兴无名之兵？”

现在看孔明在车上大笑曰：“吾以为汉朝大老之臣，必有高论，岂期出此鄙言，……何期反助逆贼，同谋篡位？罪恶深重，天地不容！天下之人，愿食汝肉？……皓首匹夫，苍髯老贼！汝即日将归于九泉之下，何面目见二十四帝乎？”

此老者听罢，气满胸膛！大叫一声撞死于马下。吾决不赞孔明，反以为其大有失儒者风度，吾不敢苟同也！作为蜀之丞相，动辄一气再气周瑜，动辄毫不留情破口大骂王朗，竟然被认为有水平，有能力，真是天大笑话，殊不知这与丞相、军师不相称矣！

《三国演义》中最能气死人，骂死人者，孔明也；原想成就一番大事业，最后落得个孤家寡人，而后继无人，孔明也；